

江湖

血泪



台湾●孤独红著

血滴子●系列

敦煌文艺出版社

血滴子系列·第三部

江湖血泪

台湾·孤独红

敦煌文艺出版社

(甘)新登字第 06 号

责任编辑:邓争旗

封面设计:三 原

血滴子系列

[台湾]孤独红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金寨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9 字数 2,900,000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250

ISBN 7-80587-192-2/I·169. 全套定价:63.00 元
每册定价:6.30 元

血滴子，一件寒森森的杀人利器——
九把精钢飞刀，一具蟒皮革囊，银链穿系，收发由心。旋取首级，转瞬之间，消于无形，滴血而已。

血滴子——年羹尧笑傲江湖、沧桑江湖的物证；
雍正帝宫帏奇谋、宫帏奇案的血令。

惊 胆 惊 魂
血 热 血 冷
心 寒 齿 寒

血滴子系列

豪门游龙（全三册）

赤胆丹心（全三册）

江湖血泪（全四册）

血滴子系列·第三部

江湖血泪（全四册）

年羹尧奉命赴川中，聚会群侠，扩展血滴子势力，引发了绵亘不断的正邪之斗。马小香误中秦岭余贼殷七姑之毒，羞愤欲死。谢五娘不以师门净规绳之，允其因缘自了。云中凤感其情苦，全其名节，帮助年羹尧立下决心，与马小香结成夫妻。可惜好事多磨，别离在即，有名无实……

康熙帝金瓶缄名，将立储圣旨，悬在正大光明殿正梁之上。真龙何在？诸王子个个情急心系。

雍王阴鸷绝伦，金瓶易诏，杀父自立，豆萁相煎，鸟尽弓藏。追捕铁笔书生胡震于天下，索提金兰兄弟年羹尧于禁中。

抚远大将军营，李玉英代云中凤自焚；马天雄携年凤儿出游，英雄骨血，留此一脉……

年羹尧面对血滴子奇祸，何以成仁？

豪门游龙（全三册）

出身于阀阅之家的年二公子羹尧，英俊潇洒，放荡不羁，将绝顶聪明用于胡作非为之中。机缘巧合，江南一代儒侠顾肯堂收拾纨绔、醍醐灌顶，年羹尧在误顶误撞的奇遇中，一变而成文武双修、身负重任的一代少侠。

恩结遭受穷途之厄的反清义士马天雄，路遇化名求贤的四皇子雍亲王，年羹尧的两名口盟兄弟，生死对立；初窥“笑面罗刹”的金凤令，乍探步步为营的云家堡，云中凤忽喜忽悲，有情无情？

适逢康熙废黜太子，诸皇子尔虞我诈，群起角逐大位。年羹尧大智大勇，成立“血滴子”，镌刻“潜龙令”，既埋伏下反清复明的精兵，又成为雍正争储夺嫡的利器，开始他置身宫廷争斗、江湖恩怨尖锐矛盾中云谲波诡的传奇功业。

赤胆丹心（全三册）

雄才大略的年羹尧身为学政大员，出任四川。六皇子八皇子毒设一石二鸟之计，企图劫杀羹尧于道途，既削减雍王势力，又移祸西北明朝遗老志士。一路上官盗勾结，层层设障，步步拦截，十四王府更是突派奇兵，相机进剿，企图一网打尽。年羹尧终于防不胜防，身中阴毒，陷在诸王夺位的血的迷雾之中。

“笑面罗刹”云中凤千里寄书，见允师门，得伴羹尧身旁；回族玉女马小香情系斯人，不避嫌疑，几废功力为羹尧疗伤驱毒。却不料恩同再造却情深缘浅，马小香饮泪投归清净教。

在天山真人、秃顶神鹰等奇侠帮助下，年羹尧识破诸王阴谋，勇赴秦岭邪教孟三婆婆的死亡陷阱，引发了一场罕见的正邪大决斗……

此书继《豪门游龙》而下，官闱江湖，层层疑团，环环相因，扣人心弦。

目 录

第 一 章	翠虬鞭	1
第 二 章	调人	32
第 三 章	玉美人与蓝蜆	57
第 四 章	孟道元	87
第 五 章	孝子	116
第 六 章	小工夫	143
第 七 章	老讼棍	170
第 八 章	摘翠山庄小景	198
第 九 章	鸡肠谷	212
第 十 章	孺子可教	226
第 十 一 章	复明堂	239
第 十 二 章	阴沟里翻船	295
第 十 三 章	出困	308
第 十 四 章	再闹鸡肠谷	334
第 十 五 章	白季侯	362
第 十 六 章	五小打店	388
第 十 七 章	计赚三贼	415
第 十 八 章	乔生衙	429
第 十 九 章	鱼老者之死	455
第 二 十 章	传话	481
第 二 十 一 章	开锣戏	507
第 二 十 二 章	鸟兽蛇虫之斗	534
第 二 十 三 章	子母金梭	561

第二十四章	青磷砂	599
第二十五章	比偷	623
第二十六章	皇甫兄妹	635
第二十七章	老冤家	658
第二十八章	杨侍卫	682
第二十九章	十万银子	717
第三十章	请罪	741
第三十一章	森罗宝殿	753
第三十二章	桃花帮	778
第三十三章	白骨弩	801
第三十四章	缺尖宝剑	824
第三十五章	泄机	869
第三十六章	重逢	905
第三十七章	北塔庄去来	917
第三十八章	金瓶易诏	940
第三十九章	嗣位	952
第四十章	阿其那	964
第四十一章	郭师爷	998
第四十二章	静一道人	1023
第四十三章	山行	1047
第四十四章	翠峰庵	1060
第四十五章	钦差大人	1109
第四十六章	银蛛	1134
第四十七章	江南道御史	1147
第四十八章	送上门来	1159
第四十九章	以死为戒	1171
第五十章	奴才典范	1183
第五十一章	成仁	1195

第一章 翠 虬 鞭

丁太冲、沙元亮、卢十九娘、梁刚等一行向成都赶路，因时近中午，便在一路边小店打尖。众人方在吃喝，倏见店外有人高声道：“伙计快给我预备七八个人的饭食，马的草料，你二太爷打过尖，便须赶向成都却迟不得咧。”

众人抬头一看，只见那人年约在四十开外，浓眉大眼，一脸横肉，身穿宁绸长袍，外罩玄色大氅，右手提着一条翠色马鞭，左手叉腰，正向柜上发着话，那伙计连忙迎着笑道：“你老人家别忙，我们这里本来就是座小店，今天恰好到了大帮客人，你先请那边空座上坐，少时容小人设法再匀出来便了。”

那人却又一瞪眼道：“要匀就匀，你快着这些人将中间两张桌子让出来。那墙角上，你二太爷却坐不惯，你让他们挪过去便行咧。”

沙老回回忙也一瞪眼把桌子一拍，大喝道：“老太爷先到，自然先坐，凭什么要让人？谁要再发横，那对不住，你沙老太爷便只有揪着他胳膊，给扔出去咧。”

那人闻言不由大怒，一手抡起马鞭，又喝道：“你这老杂种，怎敢出言不逊？你二太爷着你挪上一挪，那是客气，要不然那你可估量着。”

老回回连忙站了起来，正打算动手，倏见丁旺，一晃脑袋，挺着冲天小辫子，笑道：“你这混蛋是谁的二太爷，生着眼睛没有？当真要打算动手，不用各位爷爷伯伯叔费事，便你小祖宗也会把你这混蛋摔个半死。”

那人一见丁旺才只十三四岁，又生得粉妆玉琢，两只小眼黑白分明，闪闪生光，非常可爱，不由一怔道：“你这孩子，怎么也敢发横？你二太爷这条软玉鞭也不知已经会过多少英雄好汉，岂屑与你这孩子动手？”

丁真人却微微一笑道：“照这么一说，尊驾是鄆州的神鞭杨二了，你别看我孙儿年纪小，果真你这条鞭确有几手，倒不妨和他过过手，即使你把他伤了，贫道却不会见怪咧。”

那人一偏脑袋大喝道：“你这老道姓什么名谁，既知你二太爷威名，还敢这等狂妄，须知二太爷这条鞭一动上手，却不会留情咧。”

那伙计连忙拦着道：“二太爷不必生气，这位小爷也不必动手，那对门便是我们东家住宅，随便那一面请到那边去，不也就匀开了吗？”

丁旺却笑道：“伙计你别害怕，小爷手下有数，却不会替你闹出人命来咧。”

接着又向那人道：“你既然打算动手，还不快出去？”

说罢一个纵步便到了店外，那人提鞭在手也赶了出去，才到店外，便见丁旺手中扬着一条索鞭喝道：“我们一样全是软兵刃，谁输了也不算谁欺负谁，还不动手？”

说着一抖手那条鞭便似灵蛇也似的一闪，便拦腰打去，那神鞭杨二自恃鞭法精纯，这条鞭又是一件稀世奇珍，用在手中轻如无物，打出去却无坚不摧，即使切金断玉的宝剑也伤不了他，闻言心想，你这孩子功夫再好，便自幼练起，也不过如此，如果让我一鞭打上，可别想活着，想着乘着丁旺那一鞭打来，闪身避过一边，人已到了丁旺身侧，反手便是一鞭，向丁旺左肩打去，丁旺身子一挫，那一鞭恰好从头上扫了过去，接着手腕一翻一扯，那条索鞭一个乌龙摆尾，又抖回来，鞭梢剑头，直向神鞭杨二太阳穴上打到，那杨二一鞭打空，做梦也没想到丁旺一个孩子，手法这等灵妙，那一下几被打个正着，连忙倒纵出去一大步，方才避过，却不想丁旺身子一转，手中一掣，那条索鞭又转了过来，没容他站稳，鞭梢兜腰而过，一连在他腰上缠了两三匝，丁旺哈哈一笑，更不待慢，又是一掣一抖，别看他人小，那手巧劲使得确到分寸，杨二竟被连人带鞭，掀了起来，拍的一下抛出去

老远，跌了一个饿狗吃屎，半晌爬不起来，丁旺却口中叨念道：“这样也叫神鞭，我真不知道这外号是谁送给你的，这人应该先揍上三个嘴巴才对。”

正说时，沙老回回已从店中出来，一捋项下虬髯大笑道：“你这孩子真不枉爷爷奶奶疼你，这一手还真不错。”

接着又道：“人家送他这外号，并不是冲着他这人，更说不上冲着功夫，那是因为他这条鞭确有来历，也委实是一件宝物，其实凭他这份德行哪里配用这条宝鞭，他既然跌翻在你手里，还不就此宰了将那条宝鞭取过来？这类神物利器惟有德者才能保有，这却是那天意送你的，如果不取，倒又反非所宜了。”

丁旺不禁迟疑道：“爷爷奶奶曾经说过，不许擅自取人一草一木，本领虽然不济，鞭再好也是他的，我怎么能乘人于危拿他的？”

老回回不由一竖大拇指，高声道：“好，只凭这一句话，你这孩子便算不错。”

那杨二躺在地下挣了两挣，没能挣起来，方仍在挣扎，老回回又跑去喝道：“你这厮，连我老友孙儿也打不过，竟敢对人发横，岂不可笑，这条翠虬鞭，怎么会到你这厮手里还不快说。”

那杨二勉强撑得坐在地上，垂着头道：“你别问这个，这位小朋友如果要我这条鞭，我是双手奉送，不过，我杨二虽然仗着这条宝鞭成名，东西却不是我的，当初人家送我曾经约定，须先替他代完一项心愿，这条鞭才算是我的，我鞭虽到手，人家的事却一直无法代了，他只答应我替人家了那心愿，这鞭便是他的，这是我心甘情愿，他也不算乘人于危。”

丁旺道：“这条鞭旧主人是谁？他有什么心愿须人代了？别看我是一个孩子，如果他也是一个匪类，要做的事非丧天害理不可，这条鞭就再好，我还不一定要咧。”

杨二冷笑道：“如论此人，现在也许无人提及，几十年前却大大有名，他姓李，单名一个朔字，外号人称玉面小达摩，这条鞭便是他的，他那心愿，是他生平从未犯过师让戒律，无心之中却被一个女尼引诱，破了色戒，并且因此伤了一个同门师弟一鞭，不敢和恩师见面，原本

打算将那淫尼杀了，再向恩师请罪，师弟道歉，却没想到那淫尼竟狡诈毒辣异常，又精各种暗器，两下动起手来，转被那淫尼打了一根毒柳叶飞刀，自知毒入肺腑决无生理，这才将这条鞭送我，托我替他代寻淫尼报仇，如能代了心愿，将那淫尼首级送到嵩山后山茅篷之中，寻着无尽大师，告以经过，这条鞭便算送我。”

老回回不等说完便道：“你又胡说咧，这条鞭原是无尽禅师弟子李朔的东西，我倒知道，他为一个淫尼将师弟卢殿虎打伤左臂也系实情，但他为何却会寻你代为报仇，凭你也配吗？”

杨二忙道：“这哪里是他去找我？原是他中了毒刀之后，毒发倒在我那门外，是我把他抬到家中，他才说出这番话来，将鞭交我，你如不信，他那尸骨尚在鄆州城外，我那山田之中。”

沙老回回闻言忙向丁旺笑道：“既如此说，你便不妨将此鞭收下，那卢殿虎便是你奶奶的侄儿，算起来却是你的表叔咧。”

杨二闻言不由一怔道：“你到底是谁？对这条鞭的来历怎么比我还清楚？那卢殿虎怎又会是一位小朋友的表叔？”

丁旺又笑道：“你怎么不打听清楚便和人动手放对？”

说着一指老回回笑道：“这位沙爷爷，他老人家是回族，外号人叫秃顶神鹰，至于我，那值不得一提，江湖朋友时常道及的天山丁真人便是家祖，你也许曾听说过吧。”

那杨二闻言又挣了起来向老回回纳头便拜道：“我真该死万分，想不到竟是你老人家，既如此说，那位道装的老前辈一定便是丁真人了。”

丁旺又笑道：“你猜得不错，我爷爷和奶奶全在此。”

杨二闻言忙道：“谢天谢地，我本来另外还有一个外号叫杨二麻木，这一回可让我麻木出个所以然来咧，既有沙老前辈在此，我便不须到成都学台衙门去寻那梁剑秋咧。”

那梁刚方也从店中出来，一听这杨二竟要赶到成都去寻自己，忙道：“兄台有什么事要到成都去寻梁剑秋，小弟梁刚现在此间。”

杨二忙又拜了下去道：“小人原认不得梁爷，不过你有一位朋友姓刘叫刘宗汉的是小人表姐夫，如今他已出了大事，特地托我到宝鸡去寻梁爷，却没想到小人赶到宝鸡你已出来，说要到成都去，因此我才

又一路赶下，如今既然遇上这事便好办咧。”

梁刚见他提到刘宗汉，忙道：“那位刘兄我们是极相知的朋友，既是令亲便不是外人，他出了什么事，你快告诉我。”

杨二忙道：“梁爷也许还不知道，我那表姐夫因为两位老爷子上次相助那位年学台，用民团把秦岭的贼窝子给剿了，在黄草坡又杀伤他多人，以致结了极深的梁子，便在梁爷动身后的第三天，那秦岭漏网余孽，便勾来多人，乘夜猛攻刘家堡，声言专为报仇而来，老爷哥儿两个，平日原有准备，立即率家人相抗，却无如人家来的人，个个能手，又用火弹进攻，前后房子全烧着，虽然将来贼杀伤不少未能得手，谦老太爷却身受重伤，子弟之中伤得更多，我那表姐夫刘宗汉也被火灼伤，让老太爷一怒之下，亲自入城报案，谁知那位钱星仲钱太爷虽然得了个革职查办的处分，新来的王太爷，更不说理，除不作盗案论而外，反而说让老太爷本属前明遗孽聚众械斗，杀伤多人，非严办不可，原意收押候讯，幸而当地有好几位绅缙力保，这才没押他，但那秦岭余贼，又用匿名揭帖告了他父子叔侄，并扬言非将刘家堡血洗了不可，谦老太爷因为那位王县太爷太不说理，又想贼人真来，那便打也不好，不打也不好，反正房子也烧了不少，难以再住，便令亲族索性搬到城里去住，老哥儿两个带了我那表姐夫一气，一同赶向成都来寻你老人家，我因谦老太爷和舍亲，裹伤赶路，食宿全非妥为照料不可，因此作了前站，所以方才说话才那等急迫，却不想和梁爷竟因此遇上，这就好咧。”

老回回闻言不由大怒道：“这秦岭群贼固然猖獗，那王官儿也就真混账透顶，走，我们一同回宝鸡去，我非宰了他不可。”

梁刚忙道：“沙老前辈不必动怒，只二位刘老前辈和我那刘兄伤势不重，此事尽可从长计议，那位王知县虽然糊涂，尚不至此，此中也许另有文章也未可知。”

说着便向那杨二又道：“当真刘谦刘让二位老前辈和我那宗汉兄在后面来了吗？”

杨二忙道：“这个小人怎敢说谎，梁爷只须等上一时辰，他老哥儿两个和我那表姐夫便来咧。”

梁刚道：“既如此说，且请店内稍坐，等二位老前辈来，不妨再定行止。”

说着便邀杨二一同入店，老回回和丁旺也跟着进去，梁刚方将情形一说，卢十九娘又寿眉微扬道：“难怪我到处寻那李朔不到，原来他已被妙谛那淫尼用毒药飞刀打死，他虽未能补过，因此丧命也算对得过我那侄儿，不过，无尽大师已经圆寂，那淫尼也好久没听人提及，他这心愿却不易了咧。”

接着又向杨二道：“至于刘家的事，那来的贼人是些什么人，你知道吗？”

杨二自重行回店之后，已经知道，这一行是些什么人，正在一一拜见，闻言忙道：“那天夜里，我因探亲也在表姐家里，贼人一共来了四五十人，个个全有两下，为首一人自称乾坤八掌孟道元，便刘谦老爷子那等功夫，也败在他掌下，如非刘让爷儿两个赶到，挡了一下，真几乎当场丧命，后来人家一涌而上，简直没法顶住，幸而上次在黄草坡，得有好几根火枪，全在家里，拿出来轰了一阵，才将贼人打退下去，可是房子是烧了，堡内的子弟兵死了两位伤的更有七八位，贼人也扔下七八具尸首，那孟道元临行之际竟声称，黄草坡之仇必报，非血洗刘家堡，再将年学台宰了决不甘休，……”

梁刚又微笑道：“他倒没有说要找我吗？须知那次的事，暗中布置却全是我咧。”

杨二道：“那些贼人倒没有提到梁爷，只对振远镖局，却曾有留话，自后一遇上决不放过。”

方兆雄忙道：“这孟道元不是那孟三婆婆的叔父吗？闻得这老贼精于掌法，其功力远在巴大槐侯威之上，几乎可以和廖树声无戒等人不相上下，上次他没有出场，我还只道这老贼已死，谁知这次竟由他来找场，累了二位刘老前辈，这却让我们如何对得过朋友。”

正说着，忽听外面一阵喧嚷，刘让穿着一身蓝布袄裤，外罩一件蓝布大氅，头上戴着一顶毡笠儿，走进来道：“杨二，你这小子打前站打到什么地方去咧，我们今天非赶到成都不可，却耽搁不得咧。”

梁刚一见，不容杨二开口，便迎了出去，一把扯着，拜着下去道：

“小侄谋事不减，以致有累老前辈，如今大伯父伤势如何？”

那刘让一见梁刚，再把头一抬见老回回和丁真人夫妇全在，先是一怔，接着大笑道：“原来你们全在这里，怎会知道我们的事咧。”

再掉头一看，见杨二也在一旁，忙又道：“你这小子，已经将经过对他们各位说了吗？”

杨二道：“说是说了，一切还要等你老人家来才能决定。”

刘让忙道：“决定什么？终不成大家已经下来这么远，离开成都还有半站路，为了我的事又赶回去不成。”

老回回道：“怎么不赶回去，那个什么孟道元既将你的窝子给烧了，那王官儿又不说理，这怎么能容得，老实说，我的意思就是赶回宝鸡去，先将那王八蛋宰了，再找那孟道元说话去，难道你还不愿意吗？”

刘让摇头大笑道：“老哥哥这一团盛意，愚弟兄自是感激，不过目前，我们还不能这等做法，那孟道元既然放火烧了我的房子，又杀了我两个侄孙，便家兄和那孩子也全因此受伤，我自饶他不得，至于那王官儿，他既然是个官，自不得不投鼠忌器，另行设法，你如将他宰了岂不立刻就是乱了。”

梁刚方说：“刘老伯父言之有理，那王官儿无论其为昏聩糊涂，抑或另有作用，我另有法子收拾他，却决不可以白刃相加，那便立刻是大乱咧！”

接着刘谦也由人扶了进来，大笑道：“我真没想到你们早走了七八天，没到成都便能赶上，不过我弟兄所以跑上这一趟，却非真的为了怯官避盗远祸，却因另外有一件大事，必须和各位商量，所以才索性到成都去逛上一趟，即便看看川中几位老友，否则凭那孟道元和王官儿还吓不倒我。”

各人分别见礼寒暄之下，沙老回回忙又哈哈一笑道：“你这老哥儿两个倒说得稀松平常，却几乎急死我咧，别样也许全是假的，你和大侄儿的伤势如何？”

刘谦笑道：“我虽挨了孟道元那老贼一下重掌，却还受得了，舍侄那是被火灼伤，看去虽然不轻，其实伤皮不伤骨，只难看而已，过上十朝半月，也许便好了。”

丁太冲忙也笑道：“你这老儿倒将身家性命看得极轻，但不知看得重的是一件什么大事。”

刘谦却哈哈一笑道：“这件事虽然重大，此时此地却不便畅谈，与其谈而不畅，便不如不谈，好在离开成都为程不过半日，我们等到年老弟那里再说不好吗？”

接着，那刘宗汉和内眷也到，梁刚一看，只见他半边脸和左臂全用净布油纸包着，下车也不十分俐落，连忙上前扶着，一面道：“刘兄伤势不轻，如果纯系火灼，小弟倒藏有一种冰雪化毒膏，那是药到痛止，只消三日便可结痂，七日全愈，何妨试上一试。”

刘宗汉道：“我是被那贼人火弹所伤，如有妙药，还请速赐。”

刘让忙道：“你这孩子，怎就这一点也受不得，还只有半日，不会挨到成都再换药吗？须知我们是早到一天好一天，早到一刻好一刻，在路上却不宜多延咧。”

梁刚闻言，忙笑道：“忙也不在一时，你老人家让他乘这打尖的时候换一换药，却不会多耽搁，至迟天黑，大家便可以安坐在学台衙门里咧。”

说着便命店家预备吃的，一面饮马上料，那伙计初见杨二那等发横，心疑非出点小事不可，正在着急，后来一见双方打成相识竟是一家，这才放心，慌忙伺候，梁刚忙令何湘灵取出那秘制膏和净布等物又向店家讨来热水，替他解开包扎，一看那左半边脸已经溃烂，臂上、大腿，全有灼伤，只那脸上最厉害，连忙替他用净布蘸水洗净，将药膏抹上，再行包扎好了。那药膏洁白如玉，一打开瓶塞便异香扑鼻，这一抹上去，立见遍体清凉，不由赞了一声好药。匆匆用罢饭，两起人合做一处，向成都赶去，并命费虎先行，禀明羹尧，中途，梁刚究竟放心不下刘谦说的话，有意并马而行，又问所以，刘谦笑道：“方才我不早说过，须到成都才说，你为什么又要问咧。”

正说着，忽听脑后一阵鸾铃声响，只见一匹快马疾驰而来，那山路本来不宽，又是一大群车马，已是塞上大半，他二人这一并马说话，那后边的马更无法前进，马上的人连忙扬鞭大喝道：“你们还不闪开，这官塘大道，却不是摆龙门阵的地方咧。”